

# 形而上的神话迷宫

——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世界

马小朝

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危地马拉的著名小说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曾对一些法国作家说：“现在请你们坐下，该我们给你们讲故事了。”一听此话，便油然而生起一种奇妙的审美期待。这期待蕴含着童稚的好奇，蕴含着与生俱来的情感体验方式，也蕴含着人类亘古以来积淀在心理深层结构中的诗性认知。于是，我们步入了一个又一个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鬼、人与神相互交汇，扑朔迷离的艺术世界，步入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迷宫。

步入这个艺术世界，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死亡与恐怖的迷宫。其中有阴谋与暗算的陷阱和罗网（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有交叉纵横的花园小径（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有浩瀚无垠却终于吞噬了巴比伦尼亚国王的大沙漠和虽有墙有门但却无法逃命的、由现代人类智慧精心构建的吃人宫殿（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两个国王和两个迷宫》、《死在迷宫中的阿本哈根·埃尔·包哈里》）。我们的耳畔回响着托尔神发出的嗜血叫声：“我很满意，现在我可以把我的统治建立在人猎捕人的基础上了。从此就不会有真正的死和真正的生了。”（《总统先生》），这是死亡迷宫的万有引力，它将所有道路都汇聚向死亡的终点。

再举步向前，便见无穷循环的锁链，灭

而又生的镣铐和不停繁衍的苦难。在这人间王国里无法躲过的灾难中，任你幻化为驴、为蜂、为蚂蚁还是为鹅，都仍然摆不脱那永恒循环的羁绊（阿莱赫·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即或是有幸中彩的幸运儿，也不过是在不知去向、不见船长的远洋轮船上，在无边的海洋上不知目的地飘泊流浪（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彩票》）。这是生存者的迷宫，虽不一定有致人于死地的陷阱罗网，也没有交叉小径上的手枪，但无边的空虚和失望包围着你，使你窒息、痛苦。这关闭你，使你虽生犹死的迷宫，让你时时感到迷惘，感到灵魂的毁灭，感到生存意义的全部丧失。

这是魔幻现实主义艺术世界的先声，也是神话迷宫的前部份。步过阿斯图里亚斯和卡彭铁尔用拉美大陆的泥土构筑的神话迷宫，再越过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以环球木石拼装的迷宫神话，目睹了死亡迷宫中的挣扎和生存迷宫中的空虚，我们终于走向了一个拉美文化背景与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精神的交叉点，走向了生与死交替、人与鬼混杂、过去与现在重复、现在与未来往返的一个又一个无限的神话迷宫。

这里有在仇恨和罪恶中挣扎，又在仇恨和罪恶中编织新的罪恶与仇恨的“佩德罗·帕拉莫”，我们听见他心底的感叹和呼救：“帮我一下，苏萨娜。”我们看见咯嚓折断的

风筝拖着尾巴从天空中飘落。逃出迷宫的金线断了，拯救他的阿莉阿德尼永远走了。等待他的，只有迷宫里无情的清算和死亡（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帕拉莫》）。

这里仍然有死亡的陷阱，但血腥的托依尔神在此却成了美丽超凡、总让怀着奢望的人死于非命的雷梅苔丝（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里整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无法寻到头绪的迷团，宇宙世界是一片无法理喻的混乱。终身奋战劳作的，未必有所得。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发动过32次以失败告终的起义，他跟17个女人生过17个儿子，却在一夜之间消失了16个；他躲过了14次暗杀，73次埋伏和一次行刑队的枪决，最后在劫难逃，被一支看不见的金箭夺去性命。面对行刑队的枪口，他脑海中闪现的是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让他用手触摸吉卜赛人冰块时的神圣体验。他似乎领悟了父亲所谓的“时代的伟大发明”。他的一切奋战都毫无结果，就连对准自己心脏位置开枪自杀，也未能如愿以偿。他终身的征战“只不过是为了别把我们的房子涂成蓝色”（《百年孤独》）。而有所得的，又未必需要劳作。佩特拉·科特的情爱刺激可以使母牛一胎三驹，鸡一天两次下蛋，一夜之间，院子里可铺上一层兔子。她可以让所有烙上她印记的动物不可挽救地陷入疯狂的繁殖灾难中（《百年孤独》）。斗鸡和阉鸡女郎的灵性可以使宾格一夜之间家财万贯。失去了这个灵性，一夜之间便会一贫如洗（胡安·鲁尔弗的《金鸡》）。一切来自于偶然，又消失于偶然。

《人间王国》里无穷循环的灾难，在这里是永远无法摆脱的烟花厄运（胡安·鲁尔弗的《只因为我们穷》）。科塔萨尔笔下的漂泊轮船在这里是找不到地狱入口处的孤魂病鬼（《佩德罗·帕拉莫》）。这里生存与死亡的迷宫也失去界限。寻找父亲的胡安·普雷西亚可以误入墓穴而与鬼魂一同安息（《佩德罗·帕拉莫》）。死去了的阿吉拉尔还可在同样死去的老吉卜赛人的指引下，来到马康多，重晤何·阿·布恩迪亚老人（《百年孤独》）。

时间永远在无限循环往复，终点也同样

永远是起点。何·阿·布恩迪亚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后终于发现了一个伟大真理：“地球是圆的，象一个桔子一样。”雷梅苔丝每天花两小时沐浴，阿玛兰塔日织夜拆她的裹尸布，奥雷良诺用金子作小鱼，用小鱼换回金币，接着又把金币变成小鱼，这一无限循环也正如吉卜赛人留下的羊皮书一样，是永远无法译读的谜语。庇拉·特内拉曾说：“这个家族的历史是一架周而复始无法停止的机器。”乌苏拉承认：“时间的确是周而复始地循环着的。”（《百年孤独》）是的，七代人的兴衰，猪尾巴的困惑终于又复现了，100年的沧桑变化，冰块一样的镜子城又消失了。七代人犹似一个礼拜的七天，100年犹似两个大圆圈，从无仍然归结到无，这是一个首尾相联的、无休止循环往复的大迷宫。

我们听完了这一系列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步出了令人毛发悚然的神话迷宫，不禁发背沾衣、心悸汗颜。当然，我们是在听故事，是以整体的情感体验去认同简化了的原始意象，是以心灵的审美感应去契合人类心底潜在的神韵，是以诗性的领悟去译读“密码写成的现实”（加西亚·马尔克斯语）。因而，我们看到的是神话的迷宫和迷宫的神话。这里所说的神话，是广义上的质的含义。借用民主德国弗兰茨·菲曼的话来说：“神话是表里如一，历史-社会及心理现实相交叉的譬喻。”“只要不是把表面事件随心所欲地用因果网络联结起来，而是合到一起符合千千万万的基本外界情况和千千万万的基本内部情况，这就是神话……。”<sup>①</sup>神话符号，可以其广泛的人类经验世界框架中的构成力量，延续人类亘古的生命激情与自由意志的冲劲，同时，又不断以新形式组织和构成新的客观化的人类主观经验世界。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神话故事则是拉美这块神奇大陆上特定的过去现在之结合。它的过去，包含着古老的欧洲文明与印第安人、非洲黑人的文化遗传因子；它的现在，则体验着难以言状的暴力和痛苦，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怪异结合，生产了一个先天具有经济凋敝、政局动

蒺和寡头军人独裁之三大毒瘤的怪胎，又后天遭逢西方社会大灾难所必然殃及的瘟疫。惨痛的经历，怪异的现实，唤醒了作为几千年生存斗争和适应经验积淀的原始意象，唤起了作为心灵代偿的神话故事。

魔幻现实主义的神话故事又是现代世界文明大氛围下的产物，是拉美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理性思考极力猜测现实世界后面隐秘的因果联系之结果。委内瑞拉著名文学家、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之一，乌斯拉尔·彼特里在撰写的专著《委内瑞拉的文学与人》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故事情节中占主导地位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东西，就是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神秘的看法。对现实抑或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猜测，抑或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否定，在没有找到更确切的表达方式之前，姑且可称为‘魔幻现实主义’。”<sup>②</sup>可见，他们要极力探索那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时时制约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那属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和潜意识的黑匣，那使人相互隔膜、血腥争斗的超自然符咒。尽管拉美作家以坚定的民族意识，依据拉美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裔黑人亦梦亦觉、人神相通、生死轮回等认识世界的方式，但是，他们所创造的神话故事决非单纯的史前期“诗性智慧”所能概括。因为它们之中既有原始体悟与现实经验的吻合，还有现代人对本体世界和人与人的清醒认识，既有本民族不幸遭遇的感发，还有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原始的困惑、拉美现实的灾难，终于与20世纪西方文明的共同迷惘融为一体。外祖母神话故事与卡夫卡笔下的大甲虫融为一体了，一个全新的印第安人的文化精魂终于在这炼炉中飞升。

魔幻现实主义神话故事的叙述人又是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坚定不移的信心构筑了他们的神话艺术世界。他们怀着真诚的希望、怀着对真善美的执着向往，试图为时代、为民族也为自我寻求一条走出迷宫的新路。阿斯图里亚斯就明确表示：“小说是使他能够将拉丁美洲人民的困苦和希冀公诸世界的唯一方式”。<sup>③</sup>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彩票》

里终于有人克服重重障碍，到达了船尾。《踢石戏》中的阿根廷青年终于离开了巴黎大都市的苦闷和孤独的包围，毅然决然地返回了自己的祖国。阿莱赫·卡彭铁尔在《人间王国》的结尾处这样写道：“人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有改善境遇的意愿。天国里没有要建立的伟大业绩，因为那里只有一成不变的等级、已被揭示的秘密和永无止息的生命，在那里既不可能献身，也不会有休息和欢愉。因此，历尽艰辛、不断奋斗的人，身虽贫贱而心灵高尚、饱经沧桑而爱心未泯的人，只能在这个人间王国找到自己的伟大之处，达到最高的顶点。”显然，这里没有手足无措的消极和悲观，有的只是西绪福斯神意的领悟和讴歌。孤独而又内向的胡安·鲁尔弗也在《平原烈火》的故事结局处复活了手持金线的阿莉阿德尼，以“我低下了头”的特写，描述了一个走出罪恶迷宫的人的微妙的忏悔。这也是胡安·鲁尔弗不灭的希望和期待。

总而言之，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世界是个神话的世界，在这个神话世界中构筑了一个又一个永恒循环的神话迷宫。它从形而上的层次上表现了拉美大陆上的现实矛盾，传达了20世纪文明之一隅的人类精神本质，揭示了新旧文明撞击后引起的心理巨痛，也体现了拉美人对民族、对人类命运的理性思考，对未来世界的疑惧和憧憬。作为欧美文明宴席上的迟到者，他们既痛苦地反思自我民族的愚昧、落后，又深切地关注着欧美文明的集体悲剧，他们驻足于一个使人窒息的大陆，向往着遥远的，超越了自我、又超越了欧美文明的乌托邦。他们以积极的“介入”试图干预民族的现状，寻求着一条走出循环，通向幸福的新路。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曾这样说过：“落伍的黑衣天使在拉美文化的上空盘旋，阴影之下，是令人兴奋而又扭曲变形的发展过程。是试图超越欧美、缓缓走过的阶段的急切步伐，是忧伤与希望间的联姻。”<sup>④</sup>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中马康多村在飓风中消失，寓意哥伦比亚百年的徘徊、百年的荒废和零圈。他在书的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命中注定一百年处于孤独的

世家决不会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讲话中却又这样说到：“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家们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着手建造一个与之抗衡的乌托邦还为时不晚。这将是一个崭新的、灿烂如锦的、生意盎然的乌托邦，在那里任何人都不会被人决定死亡的方式，爱情真诚无欺，幸福得以实现，而命中注定一百年处于孤独的家最终会获得并将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是的，作为人类褪化的猪尾巴，作为周而复始地围绕着虚无轴心无限循环的孤独的马康多，作为那一个又一个有形和无形的人类迷宫，再也不能出现第二次了。但作为一个神话寓言，一个寄托人类理想追求的故

事，一个净化魂灵的悲剧，一个倾诉不幸与痛苦的媒介，一个附载着人类亘古的情感与现实经验的符号，一个“介入”社会、干预现状的武器，一束穿透迷宫迷径的亮光、一个与人类现实灾难抗衡的乌托邦，却将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

- ① 《文学中的神话成份》，见《外国文学报道》1986年第5期。
- ② 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 ③ 林一安《拉丁美洲“神奇现实”的寻踪者》，见《世界文学》1985年第4期第138页。
- ④ 文刃《来自拉美当代小说的启示》，见《读书》1987年第2期第132页。

## 舒利泽尔新作：《急匆匆的女人》

集金融家、小说家于一身的法国作家保尔·舒利泽尔，于1987年6月推出他的第8本小说《急匆匆的女人》。他从80年代开始创作，每本小说均入畅销书之列，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我国目前仅有《绿色国王》的译本。

舒利泽尔是国际事务顾问律师，他的小说大多以国际贸易、世界金融为素材，描写当今世界的生存竞争、经济大战，并且总是把读者带进隐秘、危险、云集着风云人物的上流社会。他的新作《急匆匆的女人》亦属这类小说。

这部小说讲的是美国30年代新闻界的故事，牵涉到当时“超级暴力”世界的种种人物，有美国的党匪，墨西哥的大盗，喀尔巴阡山的食人者，满洲的达官贵人以及慕尼黑的纳粹党卫军等等。同时，小说还讲了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

男主人公鲁尔特是一名专抢独家新闻的大记

者，活跃于竞争激烈的美国30年代报界。他凭着预测风云的本事，处处捷足先登，人称小“阿尔贝·隆德尔”。他的老板西蒂藏·K是当时美国报界巨大伦道夫·赫斯特的劲敌。西蒂藏·K的女儿卡特即为本书的女主人公“急匆匆的女人”。她野心勃勃，一心要独自创办一份报纸，不受父亲的监护。几经周折，终于获得成功，《女王公报》脱颖而出。但卡特在爱情上却倍受挫折，她对鲁尔特狂热的爱迟迟得不到反应。尽管她浑身充满了魅力，鲁尔特却总是无动于衷。难道这个新闻快手内心冷酷，感情贫乏吗？卡特毕竟是个非凡的女性，她拿出开创事业的那股冲劲儿，终于征服了这个冷漠的鲁尔特。在大草原上的蒙古包里，他俩深陷情网。但是小说的结局并非一场大团圆式的喜剧。小说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采用书简的形式探索了30年代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的心理。小说虽然运用了大量史料，但并不显得累赘、烦琐。细节部分称得上真实可信。对新闻机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中获悉大量的情报资料，而喜读爱情故事的人更会爱不释手。

(谭华)